

回到永安


沈飞龙 著

最本土本色的作家

最乡土乡情的故事

沈飞龙 著

回到永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到永安/沈飞龙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ISBN 978-7-5321-4667-3

I. ①回…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0834 号

责任编辑:陈 蕾

封面设计:周志武

回到永安

沈飞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26,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67-3/I·3637 定价: 3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谨以此篇献给中国的上山下乡
运动和农村改革大潮

目 录

| | | |
|------|----------------|-----|
| 第1章 | 当年知青回到永安 | 1 |
| 第2章 | 沧桑变幻人是物非 | 10 |
| 第3章 | 青春炼狱七年之久 | 16 |
| 第4章 | 寡妇秀丽半世沉浮 | 24 |
| 第5章 | 败絮其外金玉其内 | 32 |
| 第6章 | 好女仁美千古悲情 | 40 |
| 第7章 | 农村木匠江河日下 | 48 |
| 第8章 | 芸芸小辈追波逐流 | 56 |
| 第9章 | 仁祖为情活出人样 | 64 |
| 第10章 | 根兴求理八年告状 | 76 |
| 第11章 | 不期而然去见爱贞 | 84 |
| 第12章 | 不期而遇越陷越深 | 94 |
| 第13章 | 父亲尚德儿子图强 | 103 |
| 第14章 | 醒悟人生感谢刘安 | 115 |
| 第15章 | 知青标兵命运坎坷 | 123 |
| 第16章 | 商海泳儿与时俱进 | 131 |
| 第17章 | 恩人祭日驱车前往 | 138 |
| 第18章 | 心祭为民公仆楷模 | 145 |
| 第19章 | 仁玉书记为官不仁 | 154 |

| | | |
|----------|----------------|-----|
| 第20章 | 队办工厂福祸同兴 | 167 |
| 第21章 | 毕生恋人笛声为媒 | 178 |
| 第22章 | 妒风忌雨伊园失色 | 190 |
| 第23章 | 一对乌鸦情缘难系 | 199 |
| 第24章 | 万里大鹏折翅出身 | 209 |
| 第25章 | 无限悲愤化作心曲 | 218 |
| 第26章 | 百岁老人苦熬孤独 | 228 |
| 第27章 | 小珍命苦福寿全无 | 238 |
| 第28章 | 士元致富然而命穷 | 248 |
| 第29章 | 当年代课犹如隔世 | 258 |
| 第30章 | 春蚕吐丝至死方尽 | 267 |
| 第31章 | 牙里抠钱邦兴造楼 | 274 |
| 第32章 | 土里刨食农民本色 | 282 |
| 第33章 | 为情牺牲不留遗憾 | 295 |
| 第34章 | 三十七年灵肉重融 | 307 |
| 第35章 | 承诺如山理性向善 | 319 |
| 后记 | | 327 |

第1章 当年知青回到永安

回到永安竟然整整隔了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里，每当身心松弛下来，李书春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浓稠的思绪就像天上青墨色的黛云，漫无边际地上下沉浮。

永安村是书春经受了七年磨难的炼砺之地。从1968年8月插队落户到1975年9月去清华大学读书，书春在永安流逝了青春、血汗和泪水，铸就了忍耐、苦斗和才华。

三十六年里，书春的内心一直涌动着回到永安好好看看的强烈念想。尤其是1977年获得全国书画展二等奖以后，随着全国书法篆刻展金奖、全国美展银奖、冰心散文优秀奖、全国中篇小说一等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新人奖等奖项的不断获取，这个念想越来越膨胀，常常折腾得他彻夜难眠。

然而不管这股念想怎么汹涌，每次都被自己的一个承诺山一样地挡了回去。

今年7月，书春插队时的铁哥、如今的房地产商陆图强嫁女儿，在上海锦江饭店大摆酒宴，把所有从永安村和堡东公社走出来的成功人士一个个请到。这些朋友平时难得见上一面，最多打个电话通通信息，从没有过如此齐全的杯觞相碰的动情机会，一个个兴奋异常，谈兴极浓。

酒酣面热之际，大家希望书春去第二故乡走一走，好好写写永安的今昔，反映一下上海的“三农”。书春那天喝得高了，忘了自己山一样的承诺，脑子一热应诺了下来。

酒醒后书春一圈圈地在小书房里踱着步子，进退维谷为难极了：既不能对那帮奋斗出来的成功朋友无端失信，又不能对那个融入他血液的平头百姓最终食言。怎么办呢？

一个礼拜后，图强的电话把书春从左右为难中解脱了出来。图强说，既然横难竖难两头都难，那就听从心灵的抉择！书春不禁眼睛一亮，马上作出果断决定：不管怎样都要去永安村走一趟了，兵贵神速，立刻就走！

书春驱车驶出世界上直径最大、全长 9.5 公里的上海长江隧道，横穿狭长却吊塔林立的长兴海洋装备岛，开上雄伟壮观、绵长 15.5 公里的上海长江大桥。望着越来越近的挺拔威武的斜拉索立塔，他在心里默默地想：其实那天自己的允诺并非出于酒酣脑热，而是心灵的渴望。经受了七年磨砺的炼狱之地，三十六年来一直牢牢地盘踞在自己的身厢骨眼里，怎么能不去走一走呢？

车子开上崇明本岛，缓缓驶出收费站口，拐了个大弯穿过林带，驶上了陈海公路。

陈海公路是一级公路，中间有苍翠欲滴的绿化带相隔，两旁有层次分明的小林带相拥，要不是隔一段路闪出一条白色的斑马线提醒书春前面有个横道路口，就是一条高速公路了。这公路、林带少说也有八十米宽，近路处长着五彩缤纷的低矮花木，然后是夹竹桃、桂花树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过渡花木，再远处是香樟、刺槐、白杨等高大树木。

最近几年书春不断看到关于崇明建设生态岛的报道，然而当

他静下心来,浮现在眼前的总是三十六年前的那番景象。今天刚刚驶上崇明本岛,一条陈海公路就把盘踞在心中三十六年的老印象一扫而光了!书春一脚踩大了油门。

一块蓝色的指路牌提示堡东镇还有十五公里,书春回忆起这十五公里的路段中应该有三四条南北向的大河横穿陈海公路,但河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路上的车辆比较稀少,书春可以分出精力不时向公路两旁张望。他想找出一个保留在自己脑海里的有洄沟和绿树围绕、有鸡鸭和竹林相伴的白墙黑瓦的农宅,或者一所有琅琅读书声的学校,又或者一棵高大的榆树,一个不规则的水塘……

然而接连开过三条大河,还是没有找到意想中的景物。公路两旁时不时闪现出来的豁口中,都是一些全新的景象:二到四层的农民楼房,清亮开阔的鱼塘蟹塘,大片大片的水稻庄稼,雪白雪白的蔬菜大棚……

书春的脑子里一下子闪出了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书春摇摇脑袋,哀叹自己记忆力衰退。这首词在他插队落户最最灰暗的日子里,一直是自己的精神支柱,当年从林兴国那里一抄过来就背得滚瓜烂熟;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后半阙怎么就记不全啦?看来自己真的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自己要奔六十岁了。

前面亮出了红灯。书春在等待绿灯的当儿,采用老办法默默

地在心里哼唱起《重上井冈山》这首歌来。这是他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这些年他通过音乐不知道恢复了多少失忆。果然,随着那激越振奋的旋律,他很快把后半阙追忆了出来: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书春踩大油门,驰过了第四条大河。一过大河他松开油门放慢了速度,仔细地辨认着路边的景物,然而毫无当年的景物。图强对他说开过第四条大河,往前七八百米就是永安村了,再两百米左右就是九生产队。九队已经被陈海公路一分为二,村民们全靠一条斑马线相互走动,汽车可要绕行几里路了。

书春在斑马线前停下车子,心里忽然有点发虚:隔了这么多年队里还记得我吗?是否会责怪自己直到现在才回九队?到了九队先去找谁?

书春正想找个人问问路,手机彩铃响了起来。图强的声音又快又响地跳进了耳朵:“你这家伙要到永安了吧?我可跟你讲定了,吃住到我爷娘那里,我娘正在帮你张罗床帐呢。”

图强永远都是这样精细这样热情,总会在你需要的时候跑来帮你!书春笑笑说:“车子刚刚停下,正想找个人问问路呢。”

“不用问了,沿着居民点前的小河一直朝西,三四百米后就能把车子停在我家车库里了,你睡我的房间。”

“这次肯定打游击的,跑到哪家吃住在哪家,快叫你娘不要忙了。”

“不行不行！这样我怎么向堡东的朋友们交代？不晓得内情的还以为我不舍得出血、抠门小气呢。再说你书春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怎么好委屈你呢？”

书春笑着摇了摇头。图强的心意很好理解：拼搏了这么多年，如今就是招待一个连的李书春也不在话下。临行前他特地赶到书春的住所，十分真诚地说，各自奔波了几十个年头，平时虽然通个电话问问嘘寒，毕竟不是实打实的，这次你回永安就享受享受我这么多年拼搏起来的新宅院吧。

书春启动车子，向右拐进三米多宽的水泥路缓缓而行。他发现连接各家各户的道路全都是水泥路了，当年坑坑洼洼的机耕泥路不见了踪影。

头上的烈日烤得农田直冒蒸汽，书春看路西两幢楼房之间有块水泥场地可以停车，便一个拐弯将车子开了过去。

高大的楼房客厅里一群男女正在搓麻将，一个五十来岁的农妇见有轿车开进场心，便迎出屋来瞅着书春惑惑地问：“你……找谁？”

“请问这是谁的家呀？”

“胡仁山胡仁海兄弟。”

“原来是德清伯儿子的家呀！德清伯呢？”

“你是……”

“我是插队知识青年李书春呀。”

“哎哟，是李知青呀！屋里坐屋里坐，队里经常讲起你呢。”

“你是……”

“我是仁海的老婆小玉。娟娟快点去叫太太，就说李知青来了！”

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便鸟一样地飞了出去，拔尖了喉咙喊：“太太快点……李知青来了！”脆脆的童音随着地气漫散得又高又远。

书春上调时仁海刚刚中学毕业，如今也要五十出头了。而德清伯呢，快要九十了吧？书春随着小玉走进灶间，往一张长凳上坐下了，问：“你有几个孙男女呀？”

“现在政策宽松了，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孙子三岁由爷娘带在身边当城里人，我一个人带两个隔代实在吃不消。”

“儿子、媳妇什么工作？”书春笑笑又问，看来小玉的嘴巴比较闹热。

“儿子在上海开出租车，媳妇跟在身边照顾儿子，免得时间一长散了家门。”小玉捧出一只西瓜打开自来水龙头冲洗着回答。

“不至于吧？开出租又挣不到多少钞票。”

“夫妻两地实在难讲，还是守在一起太平。”小玉冲洗好西瓜关上自来水龙头回对：“七队的黄卫东去上海不到一年就轧了姘头，老婆报复他姘了两个，两年不到就散了家门。”

“现在开出租生意好吗？”

“好个屁！除开房租吃用开销，剩下八九百块算上上了。上海的房租大得吓人，一室小户也要一千五百，大一半生意帮房东做了。”小玉切着西瓜满脸愤懑。

“儿子开了几年出租？”

“到今年十月整整五年，孙女满月后去的，天天叫苦天天去开。现在找工作这样困难，不开一家门怎么活呀？”小玉送上一块西瓜诉苦。看来她不但嘴巴热络，人也实在，一块西瓜切得比常人大了好多。

正吃着西瓜，胡德清急急赶了过来。要不是后面跟着那个重孙女，书春肯定不敢认了。当年那个泥、木、竹、芭件件皆能，在九队里叱咤风云的精壮汉子，如今佝腰曲背瘦骨嶙峋，原先一头倔强茂密的板刷黑发变得又稀又软，阳光下白得有点刺眼，连稀疏的眉毛也彻底白了。

书春急忙迎出屋去，扶着胡德清说：“德清伯慢点，我李书春忘恩负义，直到今天才来看你……”

“哪里哪里，你工作忙脱不开身嘛。”德清抬起头来望着书春说：“小书春胖了，路上碰到不敢认了。”

德清的相貌变得厉害，声音脾气却一点没变，依然十分洪亮爽朗，目光也依然坦荡真诚，左鬓角的一撮头发，依然保持着三十六年前的那股倔强。书春握着德清的手说：“你可瘦了，千金难买老来瘦，不生心血管毛病。”

德清把书春领进屋里，让在椿凳上坐好了，直感叹：“三十几年了还记着我穷老头子，专门跑来，真是难得！我一直跟队里人说，小书春重情重义，早晏总会来看望大家的。现在不是来了吗？你属兔子，也要一花甲了，怪不得我佝腰曲背变成老废物了。”

“德清伯九十高寿了吧？”

“你们知识青年说话总是文绉绉的，小老百姓瞎活日子，今年八十八岁。”

这时闻讯赶来了几个老少。一个穿戴得精精时时，面容清秀的五十多岁的女人瞅着书春问：“李知青，还认识我吗？”

“你是……小根美吧？今天正好回娘家呀？”

“什么回娘家呀，小根美早就跟了仁祖啦。”

“仁祖？”

“就是大头呀，现在大头成了有头有脸的人物，不叫他小名了。”德清给根美送去一块西瓜告诉。

书春听得没有了声音。这大头与根美有着六年的官司纠葛，怎么走到一起了呢？这大千世界真是变幻莫测啊！德清看出了书春的心思，闪了根美一眼感慨：

“凡事都是讲个缘分，仁祖和根美命中注定有夫妻缘分，兜了一圈收底做了夫妻。”德清给一个中年女人送上西瓜接着告诉：“仁祖吃官司出来一直打光棍，根美生了两个儿子，男人病死了。那时仁祖种花菜种出了名堂，楼房造得百里挑一，就不顾爷娘拼命反对，一趟一趟去追根美，收底和根美做了夫妻。具体让根美告诉你吧。”

根美不好意思地说：“这有什么好告诉的呀？无非看他一片诚心被他感动，最后消除顾忌跟了他嘛。”

“不是直连追了你几十趟吗？一趟一趟都是故事。”

这时门外急匆匆进来一个精瘦老太，笑散了一脸的皱纹朝书春说：“小书春肯定认不出我了。”

书春睁大眼睛仔细一辨，不是郁志宏老婆任桂花是谁？她身体尚健，却没了门牙，说起话来明显有点拦不住风了。

任桂花打量着书春说：“到底城里人保养得好，六十的人了五十岁一样。小书春属兔子的吧？”

书春听得一阵感动。队里人不但记着他这个知识青年，而且还记着他的生肖。赶来的人越聚越多，任桂花一面给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让座，一面说：“小书春出息后第一趟回来，大家晓得都要来的。小书春走了几年啦？”

书春不禁有点尴尬，德清便帮他解围：“那么多年了心里仍然

记着九队，特地跑来看望我们，真不容易。”

书春连忙说：“惭愧死了，三十六年没来队里看望大家，路都不认识了。德清伯这楼房砌在原来的自留地上吗？”

“他的自留地在马路南呢，这里是原来的畜牧场呀。你刚到九队时天天都在这里烧饭的，不记得啦？”任桂花脆脆地抢着告诉。

这话激起了在书春心里汹涌了三十六年的念旧波澜，他急不可待地想去社场看看。社场西边有他居住了七年的两间草屋，这草屋可是他这辈子最最漫长最最痛苦、至今想起来仍然酸痛得无法言表的炼狱的见证！

任桂花却告诉他，两间草屋早就没了，连社场也让邦平砌了楼房。

见书春坚持要去看看，德清便对任桂花说：“我要张罗中饭，你辛苦一趟。小书春跟你讲好啦，不许到别人家里用饭。”

第2章 沧桑变幻人是物非

书春随了任桂花出门往南，身后跟着几个孩子。穿过陈海公路，朝南了几十米后拐弯朝西，又走了六七十米样子，任桂花指着路北的两幢楼房说：“东面那幢砌在原来的仓库场上，西边那幢就砌在你的草屋基上。”

书春辨了一阵摇摇头说：“仓库场南面应该有条阔宅沟呀。”

“早就平掉了，原来的机耕路也变成这条水泥路了。”

书春看看脚下三米多阔的水泥道路，又看看路北的两幢高大楼房，皱着眉头说：“我觉得仓库应该在北面一点，我的草屋应该再靠南一点。”

“小书春真是好记性！仓库早就在开小横河时拆掉了，邦平是砌在社场心上，根荣其实是砌在本一的朝东瓦屋和你的朝南草屋中间。”

这时聚来了几个孩子，伸头探脑地瞅着书春叽叽喳喳。书春却径自走向根荣的三层楼房，两眼禁不住模糊起来。

当年的草屋全没了影迹，连一草一木也没有留下。那棵长在窗洞前的小桃树，那排种在西泔沟沿上的杨柳树，几十年来可是一直鲜活在书春的心田里啊！三十六年后重游故地，竟然全没了影迹，成了只有他一个人还能记得起来的历史！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旧貌变新颜吗？

书春围着根荣的楼房转了一圈，心里漫涌起一阵浓郁的伤感。当他发现连草屋西边那条一直在他心里欢欢流淌的小泔沟也变成了一条浅浅的旱沟，不禁伤感到极点。他默默地立在旱沟边，眼前放电影似的浮现出一幕幕鲜活的旧景。

当年自己的草屋坐北朝南，屋前八米开外是条横贯永安的机耕路，每天队长吹哨拔旗（全旗出全工半旗出男工），社员们都从这条泥路聚向社场，接受队里的点名派工。草屋西边一丈左右，静静地流淌着一条三米多宽的笔直的泔沟，清澈的沟水倒映着大自然的精灵秀气。每当春天款款而来，沟沿上无数支笔挺的芦笋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迅速地吐叶拔节长出迎风招展的动人身段；光秃秃的杨柳枝也含苞吐翠婀娜摇曳，把蓝天白云摇曳成千万个不规则的碎块撒落水面。每当夏秋逼仄而至，沟沿上开满了不知名的小野花，成簇成团迎风招展，五彩缤纷蜂恋蝶绕；而每当水桥上响起“唰、唰”的淘米声，远近的鹅鸭便扑腾着有力的翅膀争相而来，满沟顿时乐漾开了。

书春眨了眨模糊的双眼，随着泪珠被眨出眼眶，眼前清晰地浮出两间低矮的草屋。

这一灶一房的草屋大约二十六平方米，灶间那扇红松木门是公社分配给知青的，上面贴着书春饱含豪情一挥而就的“长吟扁担曲，欲为新农民”的行草对联。灶间到房间没有木门，只留了一个出入的门位。房间南壁上有个二尺见方的小窗洞，用毛竹片扎了个小小的栏栅。西山墙到灶屋门的屋檐这段，用芦头圈了一个七八十公分宽的鸡棚，窗洞前那棵生气勃勃的小桃树，是鸡鸭们纳凉休憩的最好场地。三十六年来书春一直情真意切地忆念着这些刻骨铭心的景物生命，鸡鸭们为他生的鲜蛋是他当时的唯一营养品！